

金麒麟

魏

琦



责任编辑 汪 洋
封面设计 江 冉

金 麟 麟

葛 琦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8.5 插图: 10 字数180,000

1987年7月第1版 8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55,000

统一书号: 10378·190 定价: 1.70元

ISBN7—5396—0032—7/1·33

内 容 简 介

明朝永乐年间，皇室成立东厂，广收浪迹江湖的武林高手，到处搜捕农民起义军女首领佛母唐赛儿，并肆意屠杀起义军将士。

时正值终南山武林世家侠女林红云，奉祖父之命，携带镇山之宝——碧虹神刀，前往泰山，寻找凌霄大师商榷武功，正逢东厂派遣“毒爪恶煞”铁沛等武林败类，追捕唐赛儿。林红云拔刀相助，并在凌霄大师高徒蓝岚紧密配合下，和皇室鹰犬展开一次又一次惊心动魄地格斗厮杀……

本书情节传奇，文字流畅，特别是武林高手间角斗的场面，更使人眼花缭乱，耳目一新。

目 录

第 一 回	岱岳雄奇迷侠女	松林险峻逢恶魔	1
第 二 回	翩翩妙影惊敌胆	笃笃深情慰友心	9
第 三 回	松针穿弹玄功异	队虎藏龙招式奇	18
第 四 回	蛟龙潜伏待时起	玉莲暗赠救命人	27
第 五 回	古庙谈兵知过往	高山论武识浅深	36
第 六 回	尸横原野保佛母	浩气凌云斥贼臣	49
第 七 回	雏凤展威点哑穴	雄鹰发怒断毒爪	61
第 八 回	恶煞寒气喷少侠	碧虹霞光斩银蛇	71
第 九 回	红云游戏济南府	赛儿情赠金麒麟	79
第 十 回	刀光霍霍惩双鬼	病势沉沉对孤灯	90
第 十 一 回	酒店试技为探秘	客房留柬意寻仇	99
第 十 二 回	野地四剑围倩影	荒郊一刀展雄姿	108
第 十 三 回	林蓝双人遇劲敌	马宿单身入监牢	117
第 十 四 回	心存善念险受害	身怀绝技显奇能	126
第 十 五 回	巾帼中毒情切切	英雄护病意绵绵	134
第 十 六 回	红云巧露鸳鸯愿	蓝岚痛说不解仇	144
第 十 七 回	取拜匣身影飘飘	望大江心潮淼淼	151
第 十 八 回	夜探皇宫宰淫贼	截帖官道拦群雄	160
第 十 九 回	亦傲亦骄屡失手	有勇有谋数成功	171
第 二 十 回	假掌柜气度非凡	真壮士窘态横生	181

第二十一回	闯武场黑少扬威	发豪言玉女留名	·····191
第二十二回	妻子淫态已落败	丈夫分心又取灾	·····200
第二十三回	掌掀狂风争强弱	舌进惊雷泣鬼神	·····210
第二十四回	笑逐颜开绑逃犯	舍生忘死救亲人	·····221
第二十五回	刀现庐山真面目	掌露贼子毒心肠	·····231
第二十六回	不识仙容疑作梦	已明真相喜相逢	·····239
第二十七回	新仇旧恨施棘手	刀光剑影除凶顽	·····249
第二十八回	砸开镣铐飞彩凤	冲破重围走蛟龙	·····257

第一回 女侠迷途 奇岳雄岳 魔逢峻险 林松岳岱

东岳泰山雄居五岳之首，除了寒风凛冽的隆冬，平时本来游客极多。山中各庙庵的香火也颇为旺盛。只是近年来，山东南部连年大旱，庄稼颗粒无收，民不聊生。于是，号称“佛母”的女中豪杰唐赛儿，率领饥民揭竿而起，反抗官府，杀富济贫。一时间，山东境内烽烟四起，尸横遍地，哪里还有多少人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游山玩水；自然也很少有人在这种时候求神许愿了。所以，一向人来人往、繁荣似锦的东岳，如今却萧条冷清之极。每逢黄昏渐近，山中便是一派“日暮斜光照，涧户寂无人”的幽冷景象；加之“阴风出深灌，林丛闻鬼嚎”，则更在寂寥之中渗入了恐怖。

这是明王朝永乐十八年中秋时分的一个傍晚。在蜿蜒伸至玉皇巅峰的崎岖山道上，疾步行走着的一个芳龄约为十六七岁的少女。她那杜鹃般红、奇菊般紫的妆花艳衣，在荆棘丛生的绿灌之中飘飘闪闪，隐隐现现；一双小巧玲珑的薄底绣鹤瑞云靴，在奇叠嶙峋的山石上轻如花蝶，快如飞燕；背上所负一柄雕龙刻凤的长刀，迎着斜射的夕阳喷彩吐晖，斑斓缤纷。本来，在这战乱年月，东岳之上可睹游人已是稀奇，而一个身手不凡的妙龄少女，迎着落日攀援而上，则是奇中之奇了。

她是谁呢？又为何事，孤身一人行走在这荒山峻岭之中？约在三十年前，即洪武十八九年，有一位号称南山仙翁的

武林高手，凭一把洞金削铁的宝刀和九十六路神出鬼没的南山刀法，闯遍江湖，未逢敌手。一时间内，这南山仙翁的威名的传遍天下，大有独步武林，遮天蔽日之势。当时，有一位名声不大响亮，却身怀绝技的山东大侠郑宗祥心中不服，于是二人择期决斗于终南山。那郑宗祥所修内功乃武林绝学“越女玄功”，且倚恃一柄神奇利剑和祖传精妙剑法，同南山仙翁狠斗了三日，最后终究巧亏一篑，败在南山仙翁绝妙神招“刀藏八卦”之下。郑宗祥输招不输志，当即同南山仙翁订了三十年后再决雌雄之约。而后离身江湖，在东岳玉皇顶下觅一破烂寺院，削发出家，取法名凌霄，后被称为凌霄大师。凌霄出家之后，无心修道，一味潜心研练剑法。三十年来，功夫不负苦心人，他已将祖传剑法大为改进，集天下各门派剑法之精华，独创了一百零八路“神龙剑法”。

而南山仙翁虽然在武林中辈份极高、德高望重，但禀性好动，顽若稚童，而且愈是年老，孩童气愈盛。他闻听郑宗祥新创剑法已臻出神入化之境界，竟日不思茶饭，夜入寐难眠。幸喜离三十年之约为期不远，因不知郑宗祥是否践约，所以把心头肉一般的宝贝孙女打发下山，面见郑宗祥，重提旧约，以凿再斗之地之期。

这位身姿优美、步履轻盈的少女，就是南山仙翁唯一的宝贝孙女林红云。

林红云生长在武林世家，论若刀法剑术，内功外功，自是精通。但她活了十六七年，却只识得终南山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初入世间，俱感新奇，双眼竟是看不过来，加之她天性宛似又一个南山仙翁，因此，一路走来，凡山水景致，大小市镇，俱留步驻足；甚至于连城里起课馆、招商馆、教学馆、算命馆、教戏馆等等，也要遛逛一圈。这样一来，满打满算千里之途，

她足足走了近半载。这一日抵达泰山，本来凭她的步履，不及晌午便可将玉皇顶踩在脚下。怎奈她贪玩成癖，一见泰山雄伟奇壮，杉松清泉美如画卷，早把爷爷嘱咐的大事抛之脑后，尽情游览起来。

直至日临西山，才过了南天门，翻过一座山峰，眼前出现了一片偌大的松林。只见一株株古松挺拔苍劲，伞状树冠郁郁葱葱；这时，夕阳正把天际的大片鱼鳞云，烧得五彩缤纷，千万道彩霞泻落到松林里，仿佛在绿色海洋里撒下珍珠、翡翠、碧玉、玛瑙，枝条针叶璀璨闪烁，灿烂多姿。

这忽现眼帘的晚霞妙景又一次迫停了林红云的脚步。

就在这时，从松林深处传出一阵厮杀声、格斗声和兵刃撞击的铿锵声，打破了渗在霞光美景中的寂静。这声音使林红云的双眼猛然一亮，随后乌黑的眸子一旋。她暗暗思忖：天色已晚，再耽搁恐怕不易寻找郑宗祥；但好奇心盛，极想看一看武林中人的真打实斗。正踌躇时，林内又传出一妇人的大喝声，这喝声使林红云做出了决定。她伸手在衣囊中摸出三粒弹丸，而后身形轻起，无声无息地插身松林之中。不多时，已经看到刀光剑影，林红云知道不便冒然现身，遂选了一株奇粗古松，隐身望去。

松林中间，原来是一片绿草茸茸的空地，在穿枝透叶淡撒而入的奇妙霞光里，一男一女持剑握刀，正紧张相持。女的三十五岁上下，身穿紧体青布衣裤，足踏赤罗莲花靴；她一张椭圆秀脸镇定自若，两只丹凤秀眼轻蔑浅笑；正钢刀竖胸，以静制动。妇人对面的男子，年在四十上下，高大粗壮，腰圆胸阔，手中青钢剑挽着剑花，欲伺机进攻。二人相持片刻，壮汉突然一声虎啸，长剑疾速出招，直刺妇人上胸。这一刺力道甚大，剑出有声，却是虚招。只见犀利尖锋刺至妇人胸前两尺，倏忽

一旋，斜戳她右腿下膝。

妇人冷笑一声，轻轻弹身而起，在避开攻剑的同时，凌空反手一记抹刀。寒光闪闪，风声“嗖嗖”，径取壮汉脖颈。这一弹一抹，相辅相成，可谓解得巧，攻得妙。壮汉面临丢头失颅之祸，竟似不慌，左臂袍袖挥展旋绕，足下蛇步明左实右，早至妇人身侧；且不待妇人落地站稳，弓步倾前，一剑戳她肋下“章门”重穴。妇人看得明白，双足落地后斜身纵窜，待壮汉剑招使老，她已立身五尺开外。壮汉不禁大怒，大喝中连出快剑，霎时已将妇人胸前几十处穴道，罩在跳跃不定的剑尖之中。妇人嘴角泻出一丝冷笑，不慌不忙举刀相迎，刀刀所出，皆在妙处，壮汉快剑竟被她慢刀迫在三尺之外。

林红云看了少顷，见二人每每出手，俱是杀招，知道这场争斗非同小可，不由绷紧了心弦。从壮汉“盘蟒神途”、“蛇头蝎尾”等招式看，他是银蛇山庄弟子无疑。姑且不论银蛇剑法之高低深浅，单凭银蛇山庄屡屡作恶江湖，林红云对壮汉便无好感。那妇人的梅花刀法，系武林中使刀者必修之技，欲从中看出她的门派师承，却是强人所难。不过，妇人超越常人的气质、冷静自如的风度、临危不乱的胆识，已使林红云大为敬佩。在她天真的心灵里，忽然希望自己有一位这样的姐姐。

这时草地上形势大变，妇人破解快剑后转守为攻，梅花刀法已显出奇奥诡秘。只见利刃锋尖，横劈立斩，上戳下刺，虚实并济，快慢齐兼，直把壮汉迫得手忙脚乱，兵刃呆滞。林红云心头一喜，知胜负即决，舒出一口长气。果然酣战间妇人一声尖喝，刀锋斜劈，直斩壮汉左臂。壮汉知晓此招是虚，长剑挥处，急护胯骨。岂料妇人不拘刀法招式，虚刀变实倏忽劈落，壮汉大惊之下急忙抽手缩臂，饶之这样半截袍袖也已随着“唰”地一声响，抛落草地。妇人一招得手，不俟壮汉散惊，急移莲



步又侵近前。壮汉连忙使出银蛇剑法中“铁龟金甲”一招，青钢剑狂舞疯旋，直把身前三尺之地据为已有。这般斗了几招，妇人梅花刀法不得施展精妙，颜面露出难色，渐渐减缓了攻势。

林红云本以为妇人一刀所下，必可斩下壮汉半臂，不料仅截下一段衣袖，方知妇人厮杀中功力已退，力不从心了。此刻闻听剑声鸣响颤音加重，知道壮汉暗加内力，不禁心焦。手心紧扣三枚弹丸，欲伺机营救这位妇人。

百招之后，壮汉愈斗愈勇，三尺青锋闪动之处，不离妇人的要害重穴；若非妇人生死关头镇定冷静，逢招化解不慌不忙，只怕早已大祸临头了。就这时，壮汉利用她一刀劈空、收发两难之际，左指右剑，挟着大力双双袭来，使出了银蛇剑法的神妙绝招“双蛇出洞”。这一招剑力不大，只倚其锋利克敌，而左手单指却是非同小可，虽不及上乘武学中的“一指禅功”，但被其点中要穴亦有死伤之祸。本来妇人大汗淋漓、身形呆滞，已难逃此劫，孰料她浅浅一笑，视死如归，迎着指剑挺身而去，同时手中钢刀直臂戳至壮汉的“神阙”命穴。想来壮汉不愿与她共赴九泉，招式发出一半，便匆匆收指回剑，以解“神阙”之危。妇人借两死俱伤的拚命招式，一旦转守为攻，便拼出了最后力气。只见钢刀神鬼般一闪，壮汉急剑架时，寒光已到了他肋下大露的空门，壮汉只道妇人气力丧尽，想不到竟然还存留这等威力，大惊中稍一愣怔，钢刀尖锋已临身一寸。就这时，忽听“当”一声响，妇人必然得手的钢刀却乖乖偏出半尺，刺空了。同一瞬间，壮汉趁机发难，妇人不曾回身，寒剑已到背脊，……

林红云无暇思索，三枚弹丸出手，如光似电。一枚取壮汉右腿的“梁丘”穴，另两枚前后齐射他臂上“曲池”。实际上，凭林红云的功力，只要一枚便可使壮汉长剑脱手，手臂重创。

但她毕竟初出江湖，一心只怕妇人遇难，却不想壮汉的一条胳膊，要从此残疾。

一声凄厉惨叫，壮汉钢剑斜插入地，右腿同时弯曲下去，身体晃了几晃，挺立不住，摔倒了。妇人不知原委，眼前的奇变虽使她吃惊不小。但她仍然举刀向壮汉砍去，这时，却有一声大喝响起，随之一柄利剑刺至妇人胸前。妇人一惊，全力反手一刀。只听“咣”地一声，妇人只觉虎口若被针刺一般尖疼，钢刀竟被来剑大力震得脱手而飞。妇人急忙退后数步，虽心下大愕，颜面之上依然镇定自若。不慌不忙，竖起双掌，静候来攻。

来人一剑震飞钢刀，迫退妇人并不追赶，而是俯身扶起地上呻吟不止的壮汉，问道，“陆师兄，你没事儿吧！”

壮汉忍住奇痛道：“少寨主，我，我……”他抬起左手指了指右臂的“曲池”穴道。

那少寨主掀开壮汉衣袖一看，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只见两枚弹丸一前一后深嵌入肉，知道这种伤情，纵然扁鹊再世、华佗复生也难以妙手回春。不过对他说来，本门一位师兄的死活，本是无妨大碍的寻常小事，重要的却是那个隐身暗中的武林高手。所以，他把壮汉扶到一旁，便转身对林红云所在的方位拱拱手，道：“在下银蛇山庄麻玉宦拜见阁下！”

麻玉宦选择了先礼后兵之策，乃是因为他恐怕对手或名家高手，或人多势众，一旦惹之不起，为自己留一条退路。岂料随着一串金玉相击般的琅琅脆笑，竟是一个天仙似的妙龄少女翩翩现身。若在以往，麻玉宦早魂难附体，但此刻却目瞪口呆，竟象是傻了一般。

麻玉宦本来以为弹丸出手必是弹弓所为，因而对嵌入陆师兄肌肤的两枚弹丸，不曾多思多想。然而，现在他呆视着的，却是两只白皙纤细的小手。

第二回 翩翩妙影惊敌胆 笃笃深情慰友心

这时晚霞已逝，松林披上了一层淡淡的夜幕，黄昏降临了。

林红云看妇人奇施妙招不曾得手，已知壮汉另有帮手。她只道那人也和自己一般隐身避体，不料抬眼一看，就见三个大活人立在十丈开外的一株树下。此情此景，真使林红云恨不得自打两记耳光，以责有眼无珠之失。太没用了，笨死了。岂止是笨，简直是呆、是愣、是痴、是傻！如此这般，给爷爷大丢颜面不说，自己还有什么脸行走江湖？常言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而大睁两眼看了半晌，竟未能知彼一分，这是为什么啊？

其实林红云根本不必要自责，她今天确确实实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窥视武林中人的真打实斗，而这种刀剑之下必见生死的争斗，又怎能和她与爷爷、爹爹折解招式相比？所以，她除了专心致志去看、一心一意去想，哪里还有闲暇一顾周围呢？

那三个人中，除了已报姓名的银蛇山庄少寨主麻玉宦外，有一个大腹便便的矮胖子，身着锦衣官服，两撇八字黑胡油光闪闪，一脸横肉，目光凶残，似官府中职权双兼者。另外，还有一个干枯瘦小的青袍老者。

林红云的目光只在那锦衣狗官的全身上下一扫，就久久地盯在了这青袍老者的脸上；但见他颧骨高耸，双目深邃，额头

精亮，稀发雪白，显现了精湛浑厚的功力。而且，在他高挽起来的衣袖下面，裸露着的一双怪手，使林红云在忧心他的功力之余，又不禁毛骨悚然：那是一双十指褐红的手，手指从上至下，犹如锥形，比之传说中的鬼爪，恐骇有余。

眼下，林红云已知一场恶斗不可避免，而这场恶斗的结果，恐怕是凶多吉少。当然，在不现身之前她还可以一走了之，凭她的轻功造诣，就是现一现身再走，谁也奈何不得。但是她，南山仙翁的孙女，怎么可以丢弃那妇人于不顾呢？况且，银蛇山庄少主和青袍老者与官宦同行，决不会干什么好事。那妇人既然和他们为敌，就可能同朝廷官府为敌，而与朝廷官府为敌者，必是真英雄豪杰。若不相救，岂不是妄学武功？因此，当林红云听到麻玉宦强忍忿怒的“拜见”声，便毫不犹豫地抛出一串笑声，随后挺身而出。

林红云的现身，不但惊傻了麻玉宦，就连锦衣官和干枯老者也大吃一惊，同时，一旁那戒备森严的妇人亦放松了双掌。林红云轻身盈步行至麻玉宦身前，嘻嘻一笑道，“小麻子，刚才看你还似懂理，见了姑娘怎么倒成傻猫了！”

麻玉宦闻言怒火中烧，但他已知这小女子非同小可，强压胸中怒火道：“姑娘见笑！在下不知姑娘徒手神弹，所以惊讶。姑娘功力，实属非凡，不知高姓芳名如何称呼？”林红云正要通名报姓，忽觉不妥，改口道：“我姓什么与你何干？你就叫姑娘好了。”

“那么请问姑娘，家住何方，令师是哪一位前辈？”

林红云佯作现出一脸怒气，“我说你这人，没明没白问我家何来，想去偷东西吗？”

“放肆，若非本寨主瞧你脸蛋不错，也还值三贯两贯，何来这许多客气。”麻玉宦禁耐不住，现了本相：“小丫头，你若

识好歹，就与麻某充一房小妾，可饶你不死！”“放屁！”林红云圆脸涨得绯红，嘴上决不饶人：“小麻子，姑奶奶正缺个端尿盆的，你要乐意，先留你一条狗命！”

一旁锦衣官闻言，可憋不憋，嘿嘿而笑。

麻玉宦斗嘴有失无得，怒从胸起，一抖钢剑道：“臭丫头，死在临头，你还嘴硬，看剑！”说话中，一个蛇步，迂回至林红云身侧，臂展剑出，疾刺她肋下“章门”要穴。剑势之快，其力之大，确在先前壮汉之上。

林红云撇嘴冰冷一笑，似嫌其慢，侧出一步，明眼尖锋临身半尺；忽然脆发一声呼哨，同时曲腿踮足，轻身腾高八尺，空中转体，绷直右脚正扫反撩。“啪，啪”两声妙响，麻玉宦尺二脑袋一摇一摆，净白双腮便紫起了半寸多高。这异招突如奇来，快在麻玉宦不及眨眼之间，一时难知疼痛，先懵懂了。

林红云潇洒落地，看麻玉宦一脸痴傻，讥道：“端尿盆之辈，硬打肿脸充胖子，没羞！”

锦衣官摇摇头道：“麻少寨主竟斗不过一小女子，银蛇山庄之颜，真，真……”侧旁青袍老者浅浅一笑，道，“麻玉宦所失，一则小窥子小女子，再则过分卖弄了。自然，蛇步不可不走，但小女子就在眼前，白白绕个弯子，大可不必。此外，直剑不可不使，第一招便一使到老，当为大忌！”锦衣官听了，似懂非懂，张了几张嘴巴，未能说得出口。

麻玉宦呆痴之间，隐隐约约听青袍老者一席“真言”，恍然大悟。想到今日若不挽回颜面，江湖遗笑事小，一旦遭锦衣官摒弃，即是丧失了荣华富贵，事大如天。于是，顾不上脸颊火辣辣发烧，抖擞精神，大喝一声，挺剑复上。

“慢！”林红云摆摆手，道：“小麻子，要是真打，先把话说明白，你若是活腻了，姑娘就成全你；你若是胳膊腿儿痒

痒，姑娘给你治一治；若是定要分个高低上下，你就划个道道。不然，本姑娘拳脚不知深浅，一不小心将你脑袋砸进肚子，却是拖不出来了。”

这一席话，妙骂巧辱，直把麻玉宦气得哇哇乱叫，长剑出手，竟忘了青袍老者的话，又是直剑到老，恨不能洞穿林红云的胸膛。不过这一次没走蛇步，怒气所驱，功力和速度都趋于上乘。林红云顽皮一笑，侧出半步，瞄准来剑尖脊，右手拇食二指运功凝力，随一声响亮猿鸣，疾厉弹去。“咣”一脆响，麻玉宦忽觉奇力循剑入手，虎口酸痛，拼力掌握手柄时，剑尖早改了方向，直去横走。

说时迟，那时快，林红云足擦草莽，身如鸿羽，幽灵一般侵进麻玉宦身前两尺。不俟麻玉宦惊异，手变爪式，施招“苍鹰猎兔”，五指奋戳他握剑之手的“八邪”奇穴。麻玉宦不知不觉，手指卸力，钢剑失去束缚，悠然飞出三尺，斜插入地。

青袍老者情不自禁，失声道：“好！”而锦衣官却既奇怪又不无忿恼地瞪了老者一眼。

麻玉宦稀里糊涂丢了剑，真怕小女子手脚不知深浅，急急忙忙退开丈许，两只手左拳右掌，卫护胸前，嘴上不肯认输，喝问：“你，是海啸老猴的弟子，还是鹰爪门下？”

林红云猿鸣弹剑，确是花洛山海啸禅师一门的招式，而鹰爪点穴，也真是鹰爪功夫，在这一点上，麻玉宦还算长眼，不枉见多识广。孰知，林红云此举，其目的正是要麻玉宦眼上明白，心里蹊跷，从而给青袍老者罩上一层迷雾。她虽年少，江湖阅历浅薄，却生就机灵，聪颖过人，遇事善用心计。

本来，对付银蛇山庄一小贼，凭她的武功造诣，可将其当猴耍了再当球踢。然而，今日之事多有怪异，不仅牵扯朝廷官府，而且小麻子背后，还有一怪爪老者，当为真正敌手。因此，